楓城新聞與評論
Maple News and Commentary

布萊頓漫遊隨筆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神經外科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神經外科
宸曜診所敦北神經醫學中心院長
張麟醫師

5/17 晚間十點搭上華航飛離島嶼，經法蘭克福轉機後順利抵達蓋特威機場，再等待不出半小時便上搭前往布萊頓的火車。

5/18 (W4)

一出車站先拖著兩隻行李踏進不遠處的 Julien Plumer，法國女主人優雅親切，蛋白霜檸檬塔－頂上的蛋白霜和我以往吃過的完全不同：柔軟中帶著輕巧的彈勁，檸檬的酸甜中夾一縷幽深清氛，莫希多口味的馬卡龍，香沁，驚為天人！（圖 1）

圖 1 Julien Plumer 的蛋白霜檸檬塔與莫希多口味馬卡龍

帶著愉快的心情踏出甜點店，走回火車站前搭 7 號公車前往 Stay@27，一路想著這趟真算得上順利，沒迷路也沒丟東西。按了門鈴 Michael 親切引我進屋，起居室裡的 Paul 笑容和煦，小心翼翼地問：「你還好嗎？我們以為你發生什麼事…昨天就應該到的…傳了三封電郵給你。」我驚呆，傻楞楞問：「今天幾號？」「五月十八日。」「什麼！」我大張的嘴久久合不攏，房東的神情分不清是同情帶著好笑還是好笑帶著同情，這才發現訂錯日期，前一天 no show，訂單被取消。

兩位親切的房東先生爭相安慰我：「沒有關係啦，不要自責，長途飛行算錯日期是常有的事…」「上一次我飛亞洲，日本還是哪裡，坐了十幾個小時，連我自己是誰都快不知道了」。

Paul 表示目前 18、19、21 有房，但第三天已被下訂，得幫我想想解決辦法。Michael 捧出一只大托盤: 一壺薑茶附帶兩條 Kit-Kat 巧克力，坐在房裡望著鏡中人的一臉呆樣，一口一口抿著茶，陡然心一橫：「不管了！有沒有地方住，出門逛逛先！」

出得房門，兩位可愛的房東先生一起笑瞇瞇望住我，爭相呈獻好消息：住宿問題經 Paul 多方聯絡後搞定－確定可以住下睡四晚！

這會兒踏出門的步伐真是輕鬆無比，行經紀念碑，看著水池裡滿滿的海鷗嬉耍，甚且挨到其中一個面前瞧著他好幾分鐘變換各種神情姿態：一會兒歪著腦袋，一會兒整理翼羽。穿越 The lanes 遇到 Be chocolate－超濃郁香醇的巧克力，走到布萊頓海濱及碼頭，吃傳統炸魚薯條當晚餐，天略

略暗落，在返家途中行經住處附近一家社區型運動酒吧，要了半品特酷爾斯，跟鄉親們一起觀賞布萊頓對紐卡索的足球賽。

在房裡書架上發現一本可愛的小書 Brighton: A very peculiar history，成為了我的睡前故事書。

5/19 (W5)

South down 一日遊，搭公車到火車站附近，早餐店看報紙吃早餐，10:50 集合，認識 Chelsea－鳳凰城來的工程師，她說她接了一個來幫屋主照顧貓的工作，會在布萊頓待四週。導遊是個開朗健談的大叔，先解釋了”down”這個用在此處顯得莫名的字所為何來，簡述一番布萊頓小鎮的歷史淵源，介紹了當地的特殊地質白堊 chalk 與燧石 flint 後，帶著我們來到 devil’s dyke 講了個遠古惡魔的故事。隨後，造訪一家專釀蘋果酒跟製作蘋果汁的農莊，一桶桶可供品嘗的蘋果酒，香氛特質各有不同，我跟 Chelsea 挾著試喝用的小紙杯一款款飲，有的酸甜可人，有的，只能說超出我們可理解的味蕾美學。在農莊被濕潤綿密的家常甜點滿足了脾胃，下一站前往 long man，最後則是有名的七姐妹斷崖，陸陸續續讓我們從幾個不同角度觀賞拍照。（圖 2）

圖 2 Chelsea 在七姐妹斷崖幫我拍攝

回到火車站附近後，日頭仍亮，天色清朗水藍，漫行前往 spiegeltent 蹭一蹭藝穗節活動，像馬戲團與嘉年華會的綜合體，那裡攢擠著剛下班家居服色的鎮民，三五成群色彩炫麗別出心裁打扮的男女，有復古牛仔、30 年代嬉皮士、歌德風、龐克風，一輛播放老電影的濃彩豔色老車、一個收攝精巧微型住屋的長方展示箱。買了墨西哥小吃，端著半品特啤酒，在那場子裡穿梭，時不時眼神交會間與陌生人交換一朵自然綻放的微笑。

5/20 (W6)

布萊頓是座充滿海鷗的城市：碼頭、海灘、城市裡每一個角落都有他們：天際翱翔的身影，在你面前自顧搔首弄姿，或邁著悠閒的步子從你身邊走過。依例到巷口搭上最方便的 7 號公車，再訪一趟甜點令人難以忘懷

的 Julien Plumer，甜點未上桌，門口傳來一陣喧嘩，不知何時玻璃櫃前已等著一群排隊購買的客。

前往 North Laine，先彎進假日市集所在街區，攤子正一一開張，首先在二手書攤購入 Sylvia Plath 的 Ariel 及 Kazuo Ishiguro 的 Klara and the sun，接著在相隔幾步外一個可愛女孩的攤上買了一件金屬藍的針織細肩背心。來來回回穿梭，記不清轉過多少彎進過多少巷，手裡多出一領天藍色短版明黃蜜蜂圖案毛衣，以及一小包特殊調製香氣清雅的茶葉，沒有方向感的我踏在某條熙來攘往的小路，一個似曾相識的的店招 Embassy 赫然入眼，熟悉的仕女騎馬商標，櫥窗裡幾雙攫住眼球的短靴、牛津鞋。多年前的記憶忽然暖暖的湧上－那是在東倫敦市集帶回牛津鞋的品牌，相隔許久，竟在布萊頓不意相逢。約莫算是走透整個北巷區，信步踅晃到海灘邊，日頭燦爛，風拂清涼，躺在有坡度的小礫石灘上，舒服得幾乎可以闔上眼入睡。

回程，行經小巷區，飄來一陣悠揚琴聲，一名頭戴高禮帽的走索人，踩著一條單繩拉小提琴，不知為何，宛轉琴聲聽來彷彿帶著幽微哀傷。六時許，行經一家印度餐廳，見裡頭人不多隨意步入，不料才坐定，不出半小時接連湧入人潮，沒訂位的都進不了門。

5/21 (W 日)

接連幾日都是自然醒轉，晨起洗漱完畢，像走到樓下或者巷口吃美而美那樣：披上外套，拎起裝了鑰匙皮夾手機的小包，走到隔一條街的早餐店。打門口望入，裡頭身影錯落，問了問店員是否尚有空位，年輕女孩起

初遲疑地搖頭，說了幾個字再度探頭往店裡多瞧了兩眼，隨歡快改口：「有的，有的。」一面引我深入角落裡一個座位安置－果真是最後一個座位了，雖說是兩人桌，對面那兒若要坐了人就稍嫌擁擠。點了一份綜合炒菇與熱美式，滿盤健康清爽的食材，香氣與調味倒出乎意外的濃郁。吃完，轉過一條巷，又是滿眼的海，與一位遛狗的老人擦身而過，相互問好，閒聊了幾句。

海邊小散一趟步回來，Michael 打起居室窗口瞧見我身上那件昨天新買的蜜蜂圖樣背心，興高采烈：「蜜蜂！我最喜歡蜜蜂了！」起居室裡三人坐著喝啤酒聊天：一位來訪的友人；他們帥氣的黑白斑點獵犬伏在地毯上，靈動的眼光輪流落在幾人身上，神情專注地參與著這場對話。他們邀請我坐下來，隨口問起這幾日走逛了些什麼，Michael 推薦我進英皇閣參觀，提起那段統治者的歷史：「那是一段應該引以為恥的過去，那樣的殘暴與奴役，但藝術成就卻極度卓越。」

再度前往 The lanes，想找前兩日那幾顆巧克力風味盤桓流連的 Be chocolate，捧著手機，對著自以為是好朋友的 google map，在海灘前大道與中間幾條直巷間迷失往返無數趟，最後終不得不放棄。帶著點兒沮喪循指向英皇閣的指標游進迷宮似的蛛巢巷區，不多時那間遍尋不著的小店竟豁然出現眼前－巧克力入手，這時，可以不帶遺憾的去好好逛逛英皇閣。

買完票，準備踏進英皇閣時，適巧碰上同志遊行，一行人敲鑼打鼓歡天喜地沿著園林小徑穿行迤邐而過。皇室華麗建築裡，一寸一寸交織著中國風情：滿牆廣東來的壁畫、巨幅中國傳統服飾神像，還有一尊觀音。逛

完，帶著市集裡淘來的希薇亞普拉斯詩集坐進隔壁咖啡座，這裡的胡蘿蔔蛋糕風味不甚理想，外層糖霜沒有檸檬酪來得好入口，不過，這一坐，橫豎醉翁之意不在酒。

不到五點，那麼索性走一趟被我目為雞肋的邱吉爾廣場－本來購物中心於我就是個這樣的角色，當作觀賞在地人日常的場景。出了廣場，電扶梯上幾名穿著布萊頓球衣的鄉親擦身而過，電梯口外矗立一家名為 Prince of Wales 的酒吧，招牌上標註 Britain’s oldest brewer－那麼，就在此處再來個半品特啤酒，與布萊頓鄉親一同遙遙支持倫敦的切爾西。（圖 3）

圖 3 邱吉爾廣場外的 Prince of Wales 酒吧

最後一晚，外帶住處隔壁巷子的家庭印度咖哩，簡陋的門面無損於風味的道地，叮囑的「really, really spicy」被切實執行，成了這一天美好的收尾。

5/22 (W1)

到了跟 Paul 與 Michael 道別的時刻，那帥氣英挺的獵犬瞳眸裡寫滿馴順，輕輕挨著身側迴繞，偶爾偏一偏腦袋，回應我的摩娑與喁喁道別。Michael 拎起我的行李箱，陪我走向巷口，聊起他曾在倫敦麗池酒店工作二十年的過去，公車來了，他提著兩隻箱子上了公車，一面將他們妥妥安進角落，一面有禮地向司機招呼：「請稍等，我送朋友離開。」

搭上通往倫敦的蓋特威快線，回溯歷史演進的軌跡，如今倫敦與布萊頓之間交通如此快捷便利，都要拜當年貪歡奢靡的王室所賜。